执行主编:刘琳佳 责任编辑:一版 二版 张天龙 电话:(0451)84612073 E-mail:zmb2014@sina.com

真的只是“帮朋友忙”吗?

起底“AB贷”熟人骗局

“只是帮朋友一个忙,最后自己背上几十万元债务。”近期,多名消费者向媒体反映,出于帮朋友忙的初衷,被诱骗以自身征信办理贷款,资金转手交由他人使用,最终债务落到自己头上,陷入催收骚扰、诉讼维权的困境。

北京33岁的张扬说,2024年9月,前同事兼朋友称要贷10万元,需他“出面”,并强调不是担保、不是让他贷款。张扬随朋友来到北京东三环一家金融服务外包公司,用了两三个小时办完手续。

张扬原以为只是10万元,后来统计发现,自己名下共贷7笔,合计49.6万元,最长5年。朋友告诉他,中介服务费交了将近10万元,实际使用不到40万元。前两三个月,朋友按时转钱还贷,之后差不多停止,仅零星还过几千元。

2025年8月,他到中介公司附近报警,警方认为属民事贷款纠纷,建议去法院起诉。律师则表示,中介合同缺失,起诉中介意义有限,只能起诉朋友。今年8月,他已起诉朋友,但朋友名下已无可执行资产。

这不是孤例。近来,一种名为“AB贷”的灰色产业链仍在熟人圈层中隐蔽运转:征信不良的A通过中介找到信用良好的B,以B的名义贷款供A使用,中介抽取15%~20%的高额费用。一旦A断供,B独自背债。中介抽走高额佣金后注销跑路,用款人失联,法院执行找不到人,受害者被夹在缝隙中独自背债。

而由中国人民银行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金融监管总局、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制定的《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》已于9月30日起正式实施,这场针对助贷行业获客入口的监管风暴,能否斩断AB贷灰产的生存链条?

从“帮忙”到“背债”:“AB贷”收割熟人

据张扬介绍,该公司名称为业永安(北京)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。天眼查显示,该公司已于2026年7月22日注销。

陈同的遭遇更隐蔽。40多岁的他在北京打工,月收入不过五六千元。共事近20年的老同事以“征信过不了、需要走一下账”为由,带他到北京朝阳门SOHO一家中介公司,办理50万元贷款。

前半年同事按时还款,半年后同事失联。陈同这才发现,不少同事都被同样手法骗了,合计金额为150万-160万元,最多的一个人背了80万元。“银行说我是担保,警方说是民事纠纷,法院说起诉找不到人,中介说不关他事。”陈同陷入维权死循环。他的50万元贷款已还了10多万元,剩余30多万元逾期。

重庆36岁的李琳则是少有的成功维权者。今年7月,一位亲戚以公司周转为由,请她帮忙做“紧急联系人”。中介以“系统识别谈话有误”为由,称贷款无法获批,继而提出“共同主贷人”方案。最终,李琳以本人名义办理了两笔贷款,合计54.1万元,其中,10万元被中介扣下当“服务费”。

当晚,李琳在银行工作朋友的提醒下如梦初醒。次日一早,她前往中介公司协商退款,当着负责人的面拨打110,态度强硬。经过3个多小时僵持,中介当天退还10万元中介费,亲戚随后退还41万元,李琳自己又凑了3万元将贷款还清。但征信上留下了两笔贷款记录。

而站在链条另一端的A,同样可能被套路。2024年6月,40岁北京市民金贝因生意亏损急需资金,在几家银行APP提交贷款申请后,接到自称“银行网点”的电话,却被带到北京朝阳门一处“签约中心”。中介称其征信有近2万元逾期,要求他找征信好的朋友。金贝找到发小帮忙,发小警觉拒绝。

但金贝的这笔贷款仍“办成”了。中介找来个人资金方,当天转来80万元,以服务费等名义扣收12万元,实得68万元。两个月后,金贝才发现自己的房产已被抵押给个人。“中介当时说只是做估值,不是抵押。”金贝报警后,警方表示属于民事合同纠纷。后来他起诉,请律师花费约10万元。如今,80万元本金已还清,但加上服务费、利息、律师费等损失近30万元。

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:话术套路、高抽成、注销跑路

北京助贷从业者雷浩揭示了AB贷的标准化操作流程。

“先让A把B约来,再看B资质。若B能贷,就称A做不了,转而用B名义操作。”雷浩表示,有些机构会说明贷款由B来贷,让B签知情同意书、录视频,说明钱是B借给A,以后与中介无关;但一些机构则不让B知道。

高额抽成是核心驱动力。据雷浩透露,AB贷中介抽成普遍为15%-20%,甚至更高。实际操作中,机构会通过诱导B签字、录制知情视频,在形式上制造“B自愿贷款”的证据链,让受害者在维权时陷入举证困境。

“助贷行业跑路的不少,出事、客户退费、老板卷款后,就注销换马甲跑路。”雷浩说,今年6月北京曾严打贷款公司,AB贷、高息、包装资料都在排查范围,“现在哪还敢做,但套路并未消失,只是更隐蔽。”

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分析称,AB贷在银行收紧、监管严打后仍能存活,根源在于,“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缺口从未被真正填补,违法成本与非法收益的比值长期失衡”。更深层的是刑事定性模糊——合同诈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但中介收费形式上对应了服务行为,多数案件最终以民事纠纷处理。

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是AB贷中介的惯用策略。田利辉指出,公司注销成本极低,换壳即可重来。简易注销门槛过低,注册资本百万元的公司收取数百万元服务费后申请注销,整个过程可能只需数周,而受害人要追究原股东责任须证明其滥用法人独立地位,举证难度极大。

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表示,中介优先选择注销、换壳,本质就是利用有限责任做风险隔离,赚完中介费之后,把旧公司注销,主体消失,受害人想要追责,连起诉对象都找不到。

值得注意的是,9月30日起正式实施的《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》直击助贷行业获客入口。按照办法要求,除金融机构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,其他组织或个人均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,“秒到账”“低门槛”等诱导性用语被明令禁止。

执行难、追责难:“AB贷”受害者的维权困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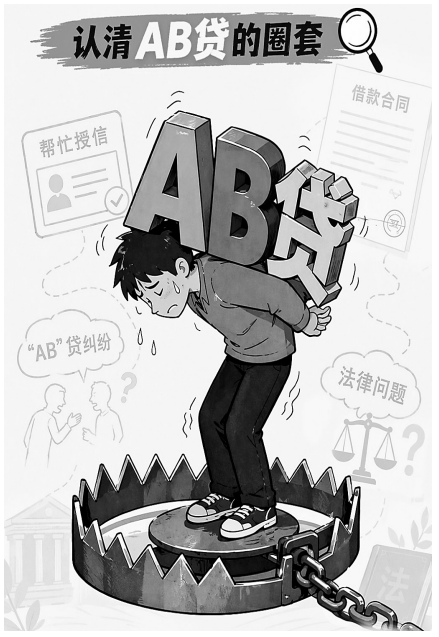
“AB贷并不是天然属于民事借贷纠纷。”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宇昊律师表示,实践中之所以有部分AB贷案件较难进入刑事程序,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类案件往往披着正常借贷的外衣。需要进一步证明的是:在贷款办理之初,A和中介是否共同设计欺骗方案,以及B是不是在对贷款性质、金额、用途等核心事实存在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作出了贷款意思表示。如果能够形成比较完整的证据链,就可能推动案件从一般债务纠纷向刑事犯罪方向审查。

孙宇昊律师建议,受害人采取“先止损、再取证、同步处理”的思路。第一步是立即梳理自己名下全部贷款,避免因继续借新还旧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。第二步是固定证据,包括与A、中介之间的聊天记录、录音、转账记录、贷款操作记录,以及能够证明“B并不知道自己实际是在贷款”的材料。如果已发现多人遭遇同样套路,应相互固定证言。

针对中介注销跑路后的维权问题,田利辉表示,维权应五步并行:证据固定是前提;刑事报案应携完整材料以合同诈骗罪正式提交,要求出具受案回执;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银行贷前审查和资金流向监测失职;同步提出征信异议;可起诉银行,主张银行未尽审慎义务,要求减轻或免除还款责任。

值得关注的是,公安部与金融监管总局于2026年4月部署新一轮金融领域“黑灰产”违法犯罪集群打击,非法存贷款中介、非法网贷平台和助贷机构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。2025年首轮打击已立案1500余起,打掉团伙200余个,涉案金额累计近300亿元。

但对张扬、陈同们来说,麻烦至今没有解决。张扬至今不敢查征信、不敢告诉家人,原本准备结婚的钱被套住,婚约搁置。陈同每年都去派出所问问情况。当刑事立案被挡在“民事纠纷”门外、民事执行又因A无财产和中介注销跑路而无果,受害人只能自行背债。如何厘清中介、银行与借款人的责任边界,仍是待解难题。 王苗苗



深一度

什么是金融黑灰产?

金融黑产——直接触犯刑法,构成犯罪。比如金融诈骗、洗钱、非法集资、伪造证件。干这些事的人,直接面临刑事追责。

金融灰产——游走在法律边缘,表面看着“合法”。比如打着“法务咨询”“债务优化”“代理维权”的旗号开门做生意,但实质是为黑产引流、提供工具和信息支持,或者靠打法律擦边球牟利。

金融黑灰产离你有多近?这五种常见形式您可能见到过其中至少一种:

非法代理维权

(反催收/征信修复)

打着“债务减免”“征信洗白”的旗号,诱导你委托他们“代理维权”。靠伪造材料、恶意投诉、缠访闹访向金融机构施压,收你高额手续费。最后你钱花了、债没免、征信反而更糟。

不法贷款中介

(非法助贷)

广告上写着“低息无息”“黑户也能批”。实际上靠伪造流水、包装资质,甚至诱导你找征信好的亲友做“AB贷”(以亲友名义替你贷款)来骗银行的钱。你不仅要交“包装费”“保证金”,最后债还在你头上。

职业背债人骗局

专门招募征信记录良好的“白户”(没贷过款、没办过信用卡的人),承诺“零成本”“高佣金”,让你帮忙“背债”。不法分子拿走大部分贷款,你却成了法律上的债务人——钱没拿到,债全是你的。

保险退保/理赔骗局

广告上说“全额退保”“全额理赔”。诱导你恶意退保或伪造理赔材料,骗取保险公司退保金或理赔金,收你高额手续费。最后你不仅损失了中介费,还失去了保险保障。

虚假投资理财骗局

打着“高收益”“内幕消息”的幌子,诱导你在虚假投资平台投钱。实际上就是非法集资或诈骗,钱投进去就没了。

本报综合